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書經稗疏卷四

衡陽王夫之撰

周書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歲日月時先儒紛訟不一其以爲己卯歲者劉歆三統曆與邵子皇極經世也其以爲辛卯歲者竹書與唐一行也以爲武王卽位之三年者孔安國也以爲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書也以爲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經文與家語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歲而計之其誣妄不經宋儒辨之詳矣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蓋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於天也文王受命專征伐受於紂也詞同而事異昧者因惑焉其以爲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爲通成君之歲是也文王薨於己卯而克商以辛卯歷年十三嗣子定位於初喪逾年改元或爲周制而武王初立猶用殷質也至於以甲子紀之則爲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據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上推千歲合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

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會南斗一度辰星夕見斗二十度惟辛卯歲爲然則一行之精密非劉邵之所能與矣三統曆以文王薨之己卯爲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爲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當王季卽位之十七年己卯歲爲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龍以歲差六十七年一度準之日尙在斗杪爲星紀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則折衷歸一其爲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歲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謂諸家曆以此年二月有閏不知所謂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閏則非己卯亦審閏之積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於建卯之後月無中氣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傳十三而舉武王者妄也陳氏謂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誤也文王以己巳歲得太公以爲師其先囚於羑里太公未嘗歸周也以武王生於甲子計之年已六十有六而後呂姜歸焉旣無莫年方娶之理若以爲繼室則禮無二嫡諸侯固不再娶斯禮記夢齡之說固不足信武王實不以甲子生而亦無九十三年之壽也至於克商

月日之差汲冢書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於周伐商越若來
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
於周又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發周之日較之武成亦異今按
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
師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爲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
王乃躬蒞六師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
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於周廟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
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則是年之閏蓋在周正三月之
後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後也與朱子所引曆家之言爲殊若如汲冢書之以丙辰
爲月望後之一日則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爲甲子而與其曰既死魄越
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有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
六日甲辰望十七日爲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爲二十二日則與武成合而不爽
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則周師起於庚寅歲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

八日 十

武王卽戎於夏正十一月之四日滅商於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豐

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廟於十九日柴望於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爲一月二

十八日甲子爲二月四日旣用三統曆所推辛卯爲建寅月朔後一行曆一日而

謂建子之月爲二月則以商正紀事而不知史成於有周受命之後稱年而不稱

祀則其爲周正無疑也以周正紀事四月爲夏正之二月則十有三年春大會於

孟津亦以夏時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謂春王正月者其實冬也蓋癸巳爲建子月

之四日則甲子必爲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謂日行三十里豐去孟津九百里

縣至四安府
八百四十里凡三十日而自豐至孟津程期習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

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則在塗凡九十一日師老糧匱於未敵之地太公

不如是之拙而況註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則非夏正建卯之二月爲已明徒於

春會孟津之下辨其爲夏正之春借註之矛攻註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時冠

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會於孟津之誤不知孔子憲章文武作春秋以

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謂春而爲春則朱子之未達而胡氏創制之說亦非矣詩曰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維夏則本非夏而維時謂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爲夏正之四月則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維夏六月暑已極而不當言徂暑也是周之紀四序固一以建子爲春矣若豳風七月之詩以夏正紀時物則以公劉遷豳在夏之世承公劉而用夏爾周師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謂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紀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紀歲則孟津之會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漢人已改夏正之時月從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禮謂之十一年亦可此經文與序竹書與唐曆志異說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漢儒通算文王九年爲武王之年經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書丙辰丁巳之訛則皆參差齟齬其誤易見不勞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爲難辨誠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見於國語則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實辛卯歲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攷於曆而合攷於經而合攷於國語而合斯可信已

宜於冢土 註云冢土大社也按天子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民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師則設軍社軍社爲軍而設不在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列縣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明軍社之爲戎行設也蓋二社爲國所憑依無可遷行之禮故春秋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則君行而社不與俱行矣乃以大師所次民聚而君在焉則軍舍而居然國容以祈以報不容無主則別立冢土以爲軍行之社師出則載以行斯國社不移而軍自有社故詩曰戎醜攸行而禮謂之設明其非大社矣周當太王之世遵用殷禮則預立冢土以待戎行武王承之至周公定禮以冢土預立無事則嫌於瀆設乃廢預立之制而有大師則暫立焉故小宗伯之職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肆師之職曰凡師甸用牲于社而鄭玄曰社軍社也武王以前冢土預立則帥將行而宜祭亦於此社周公以後軍社不預立則先宜於大社而後立軍社故周禮大祝曰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先宜而後設則所宜者非所設矣而春秋傳之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祝爲師祝而社亦軍社其國社侯社固自若也武王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軍社周禮所云大師宜于社者自王畿之大社旣不可泥禮以說書而太王爲殷

之侯國有國社而無大社則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傳曰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則又泥禮以說詩均於失已

牧誓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按此八國傳註多有疎失今攷庸上庸也在今鄖陽竹溪縣西蜀國本在成都帝嚳支庶所封世爲侯國羌者參狼白馬之羌漢爲武都之羌道今文縣千戶所其地也髳按說文云漢令有髳長大縣曰令小縣曰長今攷漢郡國志無髳縣惟羌郡屬國有旄牛縣華陽國志云旄地也在今黎州安撫司微者華陽國志上庸郡之微陽縣也計其爲國當在竹山房縣之間盧者漢郡國志南郡有中盧縣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也春秋傳羅與盧戎兩軍之盧地近羅羅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縣地則盧戎之國當在穀城保康之間矣彭蘇氏以爲武陽之彭亡聚則是眉州之彭山縣唐元和志云周末彭祖居此而死漢志亦云有彭祖冢乃彭祖爲殷大夫而殷固有彭國不因彭祖得名則蘇說非也又一統志以成都之彭縣爲古彭國乃天彭門之號創於李冰亦非古國名而經文與盧

濮並舉不與羌蜀相連則亦非也春秋傳云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今西陽平
茶有彭水于地太遠故杜預曰彭水在新城昌魏縣昌魏在房縣北則彭之爲國
濱於彭水當在上津縣之南也濮與麋爲鄰故春秋傳云麋人率百濮聚于選麋
今鄖陽府治其東則楚也其西則濮也是濮之爲國夾漢水而處居鄖陽之上流
在白河之東南矣在周之西南者由庸而蜀由蜀而羌由羌而髳皆以自東而西
爲序在周之東南者由微而盧由盧而彭由彭而濮皆以自南而北爲序而庸蜀
羌髳互處千里之外微盧彭濮聚於數百里之境則大小遠近固有不齊要則詩
序所謂南國也庸宜連微盧以紀而連蜀者或以其國之大而先之或以庸居七
國之中而爲之統率也傳註謂微在巴蜀彭在西北濮在江漢之南羌爲先零罕
开彭爲彭亡聚同歸於誤

以役西土 四字孔傳義旣不諧蔡註謂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則不卹
彼之見殺而以舉刃爲勞其言亦甚不仁矣役服役也以以歸也言降者勿殺當
以之而歸使服役於西土也經文本皎然可見何必巧於立說以爲慘刻之言哉

武成

步自周 蔡註云周鎬京也今按武王遷鎬在武成之後文王有聲之詩可攷也其詩之五章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臯王維辟言四方會同於豐以臣服於周而武王成其爲君也其八章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言武王之有事者始基於豐也其六章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言武王遷鎬當天下大定之後四方皆服不但底定東土而已也其七章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言武王已正號稱王而始卜宅也則遷鎬在武成之後明矣且此篇下文云王來自商至於豐其歸也於豐則其往也亦於豐而蔡氏乃云文王舊都周先王之廟在焉夫遷國者必遷其宗廟武王居鎬而廟在豐將廟不與並遷而鎬無廟與是棄其祖考而遠之也抑豐鎬之皆有廟與此漢豐沛高廟唐東都太廟之所以爲失禮而武王不宜爾也且豐鎬而皆有廟則自可告武成於鎬廟抑不當舍鎬而至豐矣蔡氏之云爾者以召誥亦云步自周疑其同爲鎬京不知召誥在遷鎬之後自可謂鎬爲周詞同而實異也蓋周本以岐之周原爲國號都屢遷而號仍

故亦猶商之十三遷而仍商洛之名則岐本周也豐亦周也鎬亦周也乃至東遷
邾鄆而猶然周也豈得以召誥步自之周爲此步自之周哉

放牛歸馬 孔傳云華陽桃林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天下不復乘用

釋書之童駉可笑未有如此之甚者華陽桃林在王畿千里之內亦民居之井廬
也放而使之逸則其蹂踐嘉穀者爲害旣不可勝言而雖以比屋可封之民牛馬
在野棄而弗問亦未有不招繫而奄有之者使周民之樸愿至於此極將費誓所
云竊牛馬者徒非武王之天下周公之國乎假令羣毆牛馬於山野之地不待匝
月而盡爲人有不但人貪牛馬牛馬固依人也人有之而不禁則無主之物人所
必爭是教之以攘奪也如其禁之則是懸之餌而驅民於阱也且牛隨牛馬隨馬
以至於人之闌廐必欲毆之入山亦奔走其民而日不給矣況乎欲示銷兵則當
自兵甲始兵甲之用唯以資戰而他無所庸不如馬之可以駕乘車牛之可以駕
收穫之役車而尤可耕也有可他用之牛馬棄之而唯怨其死亡之不速無可他
用之兵甲何不焚之沈之之爲快乎故曰兵凶器也不曰牛馬凶器也然且於兵

則衅而藏之於甲則橐而歛之是所云不復用兵者亦以安一時之反側而非謂永不復用也呂氏謂與晉武之去武備唐穆之銷兵不同其說是也而又云但歸放止於伐紂之牛馬而十二閑與邱甸之賦不廢則亦惑於孔氏之狂愚矣伐紂之牛馬豈非十二閑與邱甸之賦乎使王廐不用民賦不取武王何所更得牛馬以成伐紂之軍倘前所取之廐中者棄之而後更責圉人之蕃息則是浪擲固有而別求之其愚已甚前所賦之邱甸者棄之而後更派取於民以補之其殃民不尤酷哉君子敝帷不棄以葬馬也毆盈萬之牛馬蔽塞山谷晝亡與秣夜亡與棲虎狼所噬霜雪所侵盜所攘食不一年而死亡且盡夫牛馬者固不能如虎豹犀象之耐處山林而仰飼畜於人者也用其力以定天下而與虎豹犀象同其毆遠且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恤焉抑豈君子之所忍乎華山之陽桃林之野其北則漢唐之沙苑也其南則鄧析之壤也固爲畜牧之善地孔氏何所見而謂非長養之地邪歸云者歸其所自來廐歸廐甸歸甸也放云者釋之於衡軛之間也馬言歸牛言放者互文也放而弗乘歸之於牧乃在由豐適洛東諸侯朝周之孔道使天

下知兵車稅駕而紂所與同惡者且置勿討以俟其自新也如其兵之再舉則必取之於廐牧而號令早及於東人往來之道天下亦共知之而非火炎崑岡因勢便及之淫威矣至愚者秦銷兵以爲金狄而已不及馬也乃以有用之牛馬視之如虺蛇之螫手無可柰何而趣其自死啓戎心召爭竊勞民害物傷馴致之財貽他日重賦之苦羸政之所不爲晉惠之所能知而謂武王其然乎故曰童騃可笑未有如此說之甚者也

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北背也背叛也北之正訓本爲背叛北方向陰而背陽陽非所宜背者故借北爲坎位之方名殷都雖在牧野之北而奔潰之卒勢將四散知以北之非以方言也攻於後以北猶春秋書入於戚以叛謂背紂而爲周用也朱子以爲自相踐蹂則敗軍奔逃方自求免之不暇踐人者旣倉皇而幸於得脫爲人踐者業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從而有陳氏謂先驅商之平民陳後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其說是已漂杵本或作鹵楯也軍中無杵白之用當以漂楯爲正杵字从午得聲古或與鹵通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

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之說太不經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於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邪

洪範

一有三祀 孔安國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孔穎達因謂此篇非史官敘述乃箕子既對武王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則其陳洪範也亦非樂於自見柰何撰之簡編以侈其訪道之榮乎況業以周之十三年爲十三祀則已奉周正朔矣奉周正朔而加之以商祀之號名不從乎主人既爲失實且用其編年而徒愛祀之一字是舍其大而爭其小箕子之義有媿於陶潛甲子之紀也蓋此之稱祀者武成所謂政由舊者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謂由舊者時所不暇且以安天下之心而非若急於革除以自侈新國者之褊也故列爵惟五雖小改商制而分土惟三一仍商典其改祀爲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禮作樂皆周公之事終武王之世則但除紂之虐而不易湯之典如漢高帝之沿秦以十月爲歲首雖所因之得失不同而其時之不暇與古人存忠厚以敦謙讓義則一也故魯兩生曰

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則武王於克商之餘不卽易祀稱年亦明矣泰誓之稱年者成王時史官追序之詞也此之稱祀武王時史官記述之文也而豈箕子之以存商也哉

陰騭 騭牡馬也陰牝陽牡陰騭云者言陰陽之用也在陰陽之體曰陰陽以陰陽之用施生者曰陰騭天所以大生者一陰一陽之道綱緼而化生者陰之騭之用五行一陰陽陰陽一五行陰騭下民卽五行之居上以統八疇者也八疇以體五行之用而五行實秉二氣之用以用於八疇武王聞道已夙故知二氣之用必有以協於五行之位而不亂者特於其始終次第對待合得以人贊天上一揆之理俾人得順其敘以成事者或有疑焉舊已聞箕子之深於其學故自謂不知而問焉陰騭之用二而疇有九則敘立而無缺疇有九而自初一至次九以順而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損益於五以合而成五四三八一六七二九以序而行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以類而辨則居之協其位者相求相因而倫以敘矣合之而四十五四十陰也五陽也離之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三五七九陽也二

四六八陰也陰有其體而用亦陰陽有其體而用以驚陽別言用而陰卽體爲用者陽施陰含之義也九疇統於中五之五行五行統於二氣之陰陽水木土驚也火金陰也水之一火之七木之三金之九土之五驚也其六二八四十陰也則箕子所陳正與武王所問者相得而章也傳註不此之察而曰驚定也既不諧於驚字之本訓抑訓陰爲陰用之陰而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則天特不以口言而鼓以雷霆潤以風雨運以日月者天下之色皆天之色天下之聲皆天之聲何嘗韜戢光響暗有所定而使人不得聞乎暗用而故默之是天可以有言而故不言諺所謂懸羊頭賣狗腿者奚可以此誣天哉史稱西伯陰行善君子謂之誣以有心而近於姦也文王且必無陰用而況於天若徒以無脣舌齒齟之曉曉者謂之陰則將以大聲疾呼爲陽其益陋矣

九疇 九疇之敍因于洛書先儒相沿無有謂其不然者夫唯疇不因書則亦可疇不合數乃疇旣因書而作則疇之敍必與書之數相叶而滅裂本數多寡之實相生之序相得之合以至執河圖之中爲洛書之中曰以其一居數始而爲初一

乃至以其九居數終而爲次九豈非格物窮理之有未至乎以履一爲五行則失自此始矣天地之道一本而萬殊殊則不可合爲一矣合萬於一者釋氏之言也萬不可合而爲一則二亦不可合而爲一萬亦殊二亦殊也凡物皆然而莫甚於五行今乃合水火木金土爲一治而函之於洛書履一之○中其不相爭而相息者無幾矣豈此一○者卽太極之未分陰陽者乎而又何滯於所履之一方況其自陰陽而五行業與太極之未分者差之三繫乎陰陽之於五行一父母也生者父成者母也方其未生則父與母二也及其既生則業已五譬如子之有兄弟形體分而性情異不可復一豈待言哉且自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在天之五行言之則尙爲一貫之緒今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因生者之多寡以爲所生者微著之序則才各別位各建其五而非一尤不可誣已且洛書之居於後而曰履履者履於實也後者成也是成性以後而非天人授受之始也五行者天以化而人以生固非可履者也以履爲初旣無當於理數乃無端隔三位而以右肩之二爲次二顧曰二位在坤其數則火氣之著也稟形賦色妙合而凝夫水火相息